

『彦老师』

不姓彦

□王建勇

彦老师是我在宁波崇本小学读书时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,1.75米左右的身高,寸头短发,五官标致,长得白皙而儒雅。

彦老师上课时,在黑板上写的仿宋字体,工整俊秀,是教过我的老师中,字写得最漂亮的老师之一。

印象最深的是彦老师经常给我们讲故事,或以讲故事的形式教育我们。那种循循善诱、不刻板说教的教育方法,让人受益匪浅。

记得彦老师曾给我们讲过三个读书人赶考途中进寺庙、请老和尚算命的故事。故事大意是:有三个读书人赴京赶考,路过一座寺庙,他们就进去问庙里的老和尚,三个人谁能考中?老和尚闭目不语,只伸出一根手指。三个读书人走后,小和尚不解,问老和尚:“师父,一根手指究竟何意?”老和尚慢悠悠地答道:“一,三个人,考中一个也;一,三个人,一个没考中,两个考中也;一,三个人,一起考中也;一,三个人,一个也考不中也。”

彦老师接着对我们说,算命的人往往用模棱两可的话,让封建迷信者自己去对号入座。他教育我们,算命等迷信活动都是骗人的把戏,每个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,靠自己去改变、去创造,言浅意深。

彦老师不仅用讲故事教育我们破除迷信,也用它来纠正我们的行为。记得有一次有同学损坏桌椅,彦老师没有直接批评,而是讲了一个拟人化的故事。他说,桌椅也像人一样是有生命的。我住在学校,星期天、寒暑假才回家,晚上经常听到桌椅在教室里伤心哭泣,它们说:“我每天躬着背为主人服务,主人还每天踢我、打我,我现在是遍体鳞伤,痛死啦,痛死啦……”

彦老师常用这种讲故事的方式教育我们要爱护公物。这种充满童趣又不带训斥的教育方式,反而让人终身难忘。

彦老师还十分幽默。上语文课要经常抄写黑板上的内容,有时候黑板写满了,有的同学没抄完,全班同学就得等待。班上有个同学每次写字特别慢,还经常开小差。一次,彦老师对该同学说:“你将来一定很长寿!”难道彦老师会算命?正当我们疑惑时,彦老师说:“你们知道乌龟都

很长寿,但知道为什么吗?因为乌龟行动迟缓。”尽管这个比喻未必妥当,颇有“骂人不带脏字”的意味,但我们当时并不觉得彦老师有什么恶意,他是用了一种激将法,目的是提高课堂效率。这几句话果然奏效,那位同学此后抄写不再开小差,再也未拖过全班的后腿。

几十年来,我一直以为彦老师本就姓“彦”,万万没想到,直到毕业近四十年,才知道彦老师不姓彦。

事情是这样的:几年前,江北文史专家、《古镇慈城》主编钱文华老师看到了我小学时期在慈城“师古亭”前的一张班级合影照。

“师古亭”是古镇慈城的一处标志性建筑,宋天圣五年(1027),县令孙知古始建,名曰“清凉亭”。嘉祐二年(1057),县令唐昌期又更名为“涵碧亭”。乾隆三十六年(1771),县令胡观澜重浚慈湖,在湖心堤上重建了六面重檐、十二根石柱承托亭顶的攒心式廊亭,为缅怀慈湖先生杨文元师道教泽,命名为“师古亭”,意为师古法今,向先贤学习,为民众造福。

“师古亭”曾一度改为“东风亭”,但多流于口口相传,缺乏实物佐证。而我们的合影中,亭额上恰恰写着“东风亭”三字,这张照片竟无意中成为那段特殊时期亭名变更的珍贵凭证。作为慈城地方文化研究专家,钱文华老师敏锐地嗅到了这张照片的史料价值,决定把它刊发在《古镇慈城》上。

征得我同意后,钱老师要我简要地写一段介绍“师古亭”的文字,说明照片的具体拍摄时间,还有合影中每个人的名字。

“师古亭”的介绍不难写,拍摄时间也能回忆起来。照片中每个同学的名字,也只有一个两个想不起来,翻阅《崇本校史》就行;可唯独不知彦老师的名字,在《崇本校史》的历届教职员名单中,也没有找到姓“彦”的老师。

后经多方打听,终从慈城黄山村的王鸿章先生处得知:彦老师姓王,名奕彦。至于为什么叫他“彦老师”?鸿章先生说:因当时学校有好几位姓王的老师,为了加以区分,王奕彦老师就被唤作“彦老师”。

因为一张泛黄的照片,在40年后的今天,我们才知道,我们尊敬的班主任彦老师,其实姓王。



师恩深沉

□朱宝珠

我的书房里,有一本影集。它享有“特殊”待遇,另类地和文学类书籍并列一起。每次目光与之相遇,心湖便泛起层层涟漪。我总会将它轻轻取出,静静凝视。那一刻,对姚许魁老师的深深怀念,便悄然涌上心头。

姚老师,是我上鄞州中学时的高中班主任,兼语文老师。当年的姚老师,年富力强。他中等个子,稍胖,衣着不拘小节,却自有一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风雅气质。

姚老师出身书香门第,博学多才,善行书、草书、硬笔书法。我上高中时,字写得丑,毫无书写规则。姚老师家访,特意叮嘱我母亲,要我好好学写字。从此他课堂上的板书,成了我临摹的字帖。

那年,校内发生脑脊髓膜炎,校区严密封闭隔离。我感冒发烧被疑似感染,也隔离进去。正当我神情孤凄,呆呆地想家、思念父母亲人时,姚老师到病房看望我,顿时,鼻子一酸,眼圈发红,差点流下泪来。“听医生活,安心养病。”他边说边在上衣袋、后敞袋摸索着,掏出饭菜票要给我。“我有我有……”我坚辞不受。姚老师掏口袋的那个样子,极像我父亲给我生活费时,这个口袋摸出几张钱,那个口袋摸出几张钱,掏遍所有口袋,口中边问:够了吗,够了吗?

我是1967届高中毕业生,也称“老三届”。其间我和同学经历了上山下乡、入伍从军等人生转折。一晃,毕业30年,开个同学会是大家的共同心愿。姚老师即兴赋诗《七律·重逢》(1967—1996):一别当年三十年,重逢又被旧情牵。淘金大浪抛沙尽,种玉蓝田出杰贤。影集温馨春不老,鹏程高远志弥坚。悠悠岁月催君干,滚滚时轮永向前。

姚老师发表过很多诗词作品,为同学会作诗庆贺,是驾轻就熟,游刃有余。可诗外的故事,感人至深。毕业三十年相聚,留一件纪念品是必须的。当年正时兴赠影集,于是决定人手一册。姚老师为影集锦上添花,

毅然决然把《七律·重逢》诗留在影集里。其实,那个年代,街上已有复印店。把书写的原件复印,不费力,不劳神。但姚老师觉得,复印件没有灵魂,缺乏灵气,坚持亲力亲为,一份一份书写。

他成竹在胸,一竖一横、一撇一捺埋头挥毫。时值闷热的三伏天,屋里不能开风扇,怕风掀动宣纸影响书写。人捂得满头大汗,手心渗汗,又怕汗水污了宣纸,只好频频擦脸擦手。殚精竭虑苦干15天,完成全班46份《七律·重逢》抄写。姚老师的墨宝,隆重地放入每本影集首页。

我们拿到影集,反复摩挲,爱不释手。影集本是平平常常,是姚老师用心血、汗水,铸成不寻常。诗和手迹使影集熠熠生辉,异常珍贵。我们围拢在姚老师身边,感激涕零,满眼是深深的敬意。

谁能想象,那46篇书写得一模一样,似复制出来的行书书法,竟出自年届古稀,身患重疾的老人之手。有懂书法的行家评论姚老师的行书:“笔法精湛、疏密有致、提按顿挫,尽显功力。”

姚老师学识渊博,多才多艺。却低调随和,没有师尊架子,师生间亲近。课余,他教我们学书法、吹口琴、下象棋。我特意买了支口琴,至今珍藏。

听姚老师的课,能让人铭记一生。他讲离情别绪时,吟诵柳永“多情自古伤离别,更那堪冷落清秋节。今宵酒醒何处?杨柳岸、晓风残月”。情窦初开的我们,第一次听到这样凄美无比、情意绵绵的古诗词,被深深陶醉,迷住了。

朴实无华的姚老师,生前,身上罩着无数光环。他曾是宁波市文联副主席,市书法、篆刻协会会员。他出版诗集《石磊余音》,徐季子先生、吴愚先生为诗集作序。沈元魁先生为诗集题写书名。周律之等17位先生题词或赠和。

姚老师毕生从教,以师者之责诲人不倦,以慈爱之心立德立言。我做他的学生,真是三生有幸。



作者小学时在“东风亭”前的班级合影照。